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定鼎奇聞
第十三回 諸縉紳酷受非刑 眾裙釵奇遭慘辱

話說偽吏政府，著長班搜捉官員，且一家容隱，九家連坐，除卻死路，別無躲避之法。因是這般在京大小文武官，卻有三四千人，盡數報名匯送。今番一網打盡，分明是甕中的鱉，釜中之魚，死活由不得自家主張。次早各官，都穿了破損，囚車待罪，在吏政府前。忽傳偽旨，押到牛丞相府裡，並劉將軍、李將軍二府，分頭拷訊。唬得這班官員，人人面如土色，個個膽戰心驚。每一人用兩個賊兵，手執鋼刀利斧，把繩索牢拴頭項，口裡說要押到西角頭四柱牌坊下斬首。聽了這話，人人做了斷線的木偶，手是板傳，拖抵不動。正恍惚間，只見一匹飛騎，從後邊追趕上來，大叫道：「且饒他一死，可押到權將軍那邊去審問。」那班狗官，又似死去還魂。這三四千人，連那押赴的賊兵，共有萬餘人，挨挨擠擠，拖拖拽拽，到三個偽府裡來。賊將牛金星、劉崇文、李岩等席地而坐，把犯官逐一唱名點進，就是個活閻羅，也沒有這般利害。犯官跪下，不問情由，便把夾棍施行起來，要他招贓充餉，也有夾一二夾的，也有四五夾的，也有上腦箍的，炮烙炙膚，棍棒打腿，種種不一，總是要追繳銀兩。一大學士夾三四夾，招贓甚多，用鐵鏈穿了手，拽去起賊，起出銀四萬八千兩，金三千兩，珍珠數鬥。一皇親夾三夾棍，償繳二十萬。一狀元夾兩夾棍，追出銀一萬七千兩，慘淒兩次，兒子夾兩次，那人受刑不起，拿了一碗水，頃刻即死。一國公登時斬首，一國公賣國獻門，李賊恐他後來不測，一同處斬。有兩個翰林官，賊黨怪他為僧，夾二夾棍，一吏部官，夾四夾棍。一員外郎，不肯報名，被賊兵捉拿到偽衙裡來，賊喝教跪下，那官終不肯屈膝，被賊亂棍戳死，有一家人跪哭，情願替死，賊見他有些義氣，釋放而去。有去個工部官，夾二次不屈死。有二部官，不肯報名。長班出首，被夾損足，監在牢中，同監的一夜死了百十人。這個官也在死數里邊。明早賊教每一死屍，重打五棍，如不知疼痛，乃是真死，方許發出監外。那工部的死屍，也吃了五棍，家人抬到下處，只見咽喉底下，翕翕的跳動。連忙打一口氣，灌下薑湯一盞，不覺喊一聲，便活轉來。家人問道：「老爺方才打五棍，怎麼挨得過去。」那官道：「我本死去，打時全然不痛，只有尾一棍，似有物著身。」一太僕卿許銀四百兩，夾傷而死，有兩個中書官，三個行人官，各夾兩夾棍。這個遭到許多名公巨卿不幸而遇此酷刑，正是：

自聖駕既崩，各官死節的死節，受刑的受刑。宮中大亂，諸宮娥奔逃出外，卻被賊兵攔阻。當時有魏宮人，前後奔走，大叫道：「賊入大內，必要淨宮，奴等必要遭他的毒手。爾們有志氣的，須要早尋門路，免得受辱。」哭叫起來，俱各投入內河而死。頃刻間，諸宮娥同跳入內河而死的，共計有四五十個人。有詩歎曰：

恐遭污辱喪清泉，留播芳名憶萬年。
烈魄豈隨流水去，從教地窟作波仙。

略停半晌，自成同諸賊將數十餘人，來到宮裡，搜集諸宮人，只揀姿色美麗的，每賊首各占三十人。有宮女費氏，年方二八，見賊搜捉，連忙投井，不料井水枯竭，卒急裡不能向亂溺。賊眾聽得井中動響，忙喚賊兵撈起。賊眾見他生得標緻，互相爭奪。那宮人心生一計，對眾賊道：「我乃是長公主，爾們不得亂動，必報知闖王，但憑闖王發落，然後相從。」宮人的意思，卻是乘此機會，要暗圖闖賊，以雪大恨。誰知報了闖賊，闖賊即教來面審訊，那李自成把費宮人仔細一看，便道：「我看爾姿容豔麗，動止幽閒，態度雖出常流，但非真正公主。」那宮人終是深宮女子，那裡辨得這狡賊，連來口裡支吾，卻被自成賞與羅姓。賊將大喜，便呼手下取轎一乘，把宮人抬到偽府裡去成親，宮人對羅賊哄道：「妾年尚幼，實為玉葉金枝，豈可苟簡成禮。望將軍擇吉而行，那時任將軍所命。」羅賊歡喜，果然選下吉期，宰豬殺羊，樂人、鼓人，叮叮咚咚響，備起筵宴。眾賊齊來賀喜赴席，賓主吃得飽酣大醉，眾賊辭去。羅賊剛進房帷，正要與宮人成親，被宮人暗藏利刃，向羅賊咽喉狠刺一刀。翻手來自刎其頸，兩個一齊死在房裡，闖賊也憐其貞節，教手下抬屍埋葬。後人有詩贊歎曰：

哄賊拚生貞烈姬，心如鐵石豈能移。
恨難滅賊回天日，剝盡奸雄萬個皮。
諸女出宮詩十四首

天邊比翼地連枝，一旦恩情結所思。
曾記沉香亭北語，至今空說並肩時。
滿殿如花東及西，隊分左右諳聞擊。
堪恰武子教成後，偏舍姑蘇入會稽。
新樣宮花巧自裁，嬌嬈名字莫疑猜。
殿前供奉新恩重，羞認溫家舊鏡台。
玉色娥眉望後塵，錦袍新占六宮春。
可憐別殿陳恩寵，猶是長生月下人。
紫苑深春鎖落花，館娃宮禁誰家。
君恩輕逐東流逝，還說當年未破瓜。
恩私深淺不須疑，別有相如心自宜。
悅已可容隨遇是，征袍紅葉總情癡。
團扇行吟事已陳，長門不復賦佳人。
舊家姊妹休相憶，珍重恩波又一新。
莫歎關山別恨多，離宮移植亦恩波。
縱然乞得新人寵，不似平台笑語和。
蛾眉一夕染征塵，慚說君恩別處新。
馬上暗將殘鏡照，漂流羞見舊宮人。
六宮寵愛亦徒然，君自看花花自妍。
拜別昭陽埋玉鏡，恩波一盼一回鮮。
雲間翡翠一雙飛，水剪雙眸霧剪衣。
一笑陽城人便惑，不須重唱舊宮詞。
笑倚東窗白玉牀，驪歌重換舞衣裳。
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為君王泣數行。
倚檻繁花帶露開，承恩先賜夜明苔。
含情一向春風笑，魏帝休誇薛夜來。
漢國明妃去不還，朝朝馬策與刀環。
篋中雖有菱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顏。

後人有美女歎二首：

數年以來，朱門嬌嬈，窮巷幽姿，盡為流寇所掠；即玉碎香消，花殘月缺，亦被強暴所污。誠世亂人橫，欲去則弱絮風中，住

則幽蘭霜裡。紫玉成煙，白花飛蝶。時惟靜夜，聽遠笛以哀秋；獨坐清霄，對孤燈而泣雨。為惜冷翠之摧殘，牽情異域；更恨怨紅之零落，失節終天。聊興歎乎翰墨，遂致歎於詠歌。

其一

畫欄荳蔻紅珠掌，深閨蕙質藏銀幌。
煮麝煎膏盡日間，等閒不受春光攘。
阿母工夫事事宜，兒家門戶軟簾垂。
玉鏡時開雲母鎖，雕龍戲畫雪兒眉。
長廊跳脫看年命，沉香供奉花情性。
鸞帶原隨碧玉簫，繡絲譜出嬌羞政。
一自梳妝青漆樓，深深似海不知愁。
帳外更闌銀箭咽，天光星曉篆煙浮。
丫環偷唱鶯聲低，欲透春情惜羅綺。
明月千金一寸心，繡牀顛倒無心理。
誰知鷓鼓起風塵，燕子花阡泣鬼神。
赤眉定奪蛾眉案，驚破誰家蝶夢人。
蕭娘齊去淚如雨，可憐吒利誰相語。
顏色從來誤妾身，舊時甲第蒼涼處。
半疑半訝係金鞍，玉肢野外不勝寒。
關山潦倒蟬鬢亂，半夜由他趨所歡。
此生薄命長已矣，往事依稀恨如此。
笳度清霄淚暗流，淚流盡是良家子。
猶記當時養鳳凰，須臾結髮從犬羊。
侍兒後騎離前騎，姊妹他鄉念故鄉。
斜插小釵鬆黑鬢，玉手纖纖執雕麈。
含羞蓄憤被風霜，馬上回身時欲隕。
昔日榮華稱莫當，腥風一入斷人腸。
縱然速作荒磷鬼，猶帶餘腥向北邙。
一朝紅粉同時盡，秦楚燕齊香玉殞。
豈無阿閣理青塵，亦有臥房同幻蜃。
落魄佳人復奈何，我聞此事動悲歌。
江南兒女多情思，笑傍王孫拭翠蛾。

其二

幽巷年年惜顏色，枳花竹葉長相憶。
遠山澹掃宜不宜，夜夜荊釵愁歎息。
可憐十五未嫁人，玉顏寂寂低斂鬢。
春樹彩桑溪水曲，宵燈織素鑿東鄰。
蕩子結婚重名姓，豪家幾遍明珠聘。
但見西施住若耶，豈有郎君輕玉鏡。
蹉跎愛惜度年光，眉黛何如怨恨長。
蝴蝶飛來嬌不語，鴛鴦獨宿夜偏涼。
裁紉貼勝心情倦，荊榛門戶羞歌扇。
家對寒塘裊碧絲，愛游僻徑看花面。
何處鳴金動地來，一齊馳向馬虺狔。
錦營賊帥相思夢，帳裏賢王合盃。
蔡琰聲聲十八曲，家少黃金誰見贖。
丁香枝上不禁春，血淚明眸空斷續。
回思往事更傷心，欲覓徵鴻寄信音。
妾生不望生還好，傳語家中漫猪砧。
晨聞異樂心長斷，當風塞上瞻星漢。
數盡江邊春燕歸，看遍絕域秋鴻亂。
故鄉人遇意慙慙，為說家園兩地分。
父母荒郊何處別，長兄聞道又從軍。
生嗟薄命隨流水，玉門關外何時死。
豔妝莫保遭亂離，夢魂驚顛胡如此。
為惜名香為惜花，鸞書鼠筆淚交加。
佳人莫怨無情種，且抱琵琶營裡搗。
鐵菱鹿角香魂塹，陰山借作定婚店。
落葉浮萍去不回，雕鞍生把紅兒殞。
惆悵曾去古押衙，劫取園陵小內家。
止餘老沫含糊眼，哭遍胡城百萬花。

再說一婦人張氏，卻是長班吳奎的妻子，生得美貌，且是貞烈。被賊黨殺到家裡，丈夫又值往外，婦人心下慌張，便向屋後池中淺處藏身。賊見絕無人跡，只劫財物出門去了。張氏即向池中出頭，往尋丈夫，恰好中途相遇。還未曾訴說因由，又被一隊賊人衝散，張氏只得仍走歸家，被一賊拿住，至晚被他奸污，賊人熟睡去了。張氏心中惱恨，只聽得丈夫在門外叫聲開門，張氏悄悄地起來，開了門，便低聲對丈夫道知，有賊在內。兩人尋把利刃，向牀上亂砍，將那賊登時砍做肉醬。看賊被鋪裡，有許多金銀寶貝，便拿來放在包袱裡頭，就棄了房屋逃避。走到半路，見有一口井在路旁，張氏付丈夫道：「妾聞烈女不更夫而事，昨偷生苟活，惟恐丈夫不知下落，今得見面，又得財寶，死亦心安矣。」說罷即欲投井，吳奎連忙勸阻，張氏道：「君雖不罪妾，妾亦何面苟且生於人世乎？」竟投井而死。生藥店主潘鵬，家資數萬，妻子徐氏，是宛平縣舉人的女兒。又討一個偏房楊氏，是個臨青妓女，一妻一妾，如花似玉，快活過日。那楊氏或亡朝月裡，或酒席之間，彈動冰弦合人神思飛越。不期災禍來臨，京城一破，潘鵬無可奈

何，只是大哭，徐氏道：「賊兵姦淫日甚，妾等只是有死而已。」便買砒霜和入酒中，兩婦相約道：「若是有變，我們一齊飲下。」忽地裡兩賊殺進來，潘鵬嚇得無處躲避，便向天花板上，扒進閃過。兩婦正要把酒來飲，被賊亂砍，不及舉杯，賊見兩婦大好。便千方百計，要求勸合。徐氏一個轉身，把酒飲下一杯，賊見壺中有酒，案上有肴，不勝喜欣，便酌一杯勸徐氏，徐氏正要求死。又呷了一口氣，不覺面上發紅，腹中疼痛，倒身而睡。那賊道：「想是娘子量不勝酒，一杯便醉了。」口中是這等說，心下想道：「這是甕中之魚了。」反勸楊氏飲酒，楊氏道：「索性不飲便了，若承二位將軍，多情眷念，不棄村婦，請酌滿此杯。」便斟兩大碗勸賊，二賊見壁上琵琶弦子，又見楊氏丰姿瀟灑，料必風月中人。便道：「承娘子厚情，必求妙音，可能勸我一觴。」楊氏道：「拙技恐污清聽，但將軍尊命，賤妾怎敢固辭。」便把琵琶拿來，按金徽，調玉軫，彈一曲鳳求凰，果然曲韻悠揚，歌聲宛轉。喜得二賊眼花意亂，樂不可言，便把那碗酒吃得罄盡。正覺酒酣興到，要做沒廉恥的勾當，忽然腹中大痛，頃刻間面青唇紫，七竅流血，直條條嗚呼哀哉了。那潘鵬在天花板內看見了，即跳下來，到後邊羊牢裡，索一隻羊來，殺取鮮血，灌入徐氏口中。徐氏腹痛即止，漸漸甦醒，向丈夫說道：「一般毒酒，我得不死，想是天意有救。」潘鵬道：「一來是天佑善人，二來砒石性重沉底，娘子先飲，飲亦不多，更得羊血之力，是以無恙。那二賊天使其亡，不由人巧。」遂急急命妻妾換衣服，扮作男裝，同避他處。後來吳將軍兵到，方得逃出京城。又一烈婦王氏，丈夫吳姓，住京城齊化門外，開雜貨店。王氏生得標緻，性子剛烈，被賊兵殺進門來，將吳姓綁縛拷打，要銀一千兩，遍身酷打，叫聲不絕。王氏已知不免淫污，緊閉房門懸樑自盡，一賊斬門而入，急忙解下，賊見王氏姿色，便將溫柔言語勸慰道：「娘子何必如此，若肯從我，在爾要怎麼樣富貴，不愁不遂心願。」王氏心中惱恨，默默無言，癡癡如醉。賊即強姦，恣其淫污，把舌尖伸入王氏口中，王氏只得任憑醜態，賊把舌頭伸縮無數，王氏恨極，咬下一口，把賊人的舌頭，齊根咬斷。賊負痛已極，心中大怒，把刀對陰戶刺入，直破胸膛而死。賊口含鮮血奔出，拷打吳信的賊頭，逼迫索未休，見賊口噴血，問道：「為甚緣故？」那賊言語，一個字兒也說得不明白。眾賊疑是神鬼作禍，盡散而去。吳信方得解脫，入房見妻被殺死，曉得是神鬼之故，哀號收殮。其斷舌頭賊，噴血如注，頭脹如斗，逾時而死。又有一賊騎一匹馬，哨至一村，村中的人家，盡數逃走。只有李家婆媳兩人，是個寡婦，不曾走動，賊殺進門來，討酒飯吃，便戲弄少婦，少婦道：「將軍遠來，料已飢渴，妾當整治酒食。」即拿一壺酒並肉，擺在桌上，叫聲「將軍請坐。」賊想這寡婦人家，沒有男子，今夜必得恣我之樂。因是把酒來盡量而飲，不覺酣睡如泥。婆媳二人商議停當，燒下一鍋百滾湯來，先嗽喇幾聲，試那醉賊的動靜，那賊全然不覺。婆媳兩人又放心不下，把一個銅盆向地上一丟，響聲大振，醉賊睡熟如故。那時婆媳兩人，把條麻索拿來，將賊人的兩手兩足扎住。然後將百滾湯，扳入桶裡，老婦捧著，向賊人頭上亂潑，直潑到胸腹小肚，少婦提著鋼刀戳入，登時燙得那賊遍身稀爛，跳躍而死。又一富戶汪箕，徽州人氏，在京開店多年，家財數十萬。聞賊入城，箕自思家室難保，便上一個條陳，到闖賊那裡，卻是下江南計策，自己願做先鋒，領兵前進，以效犬馬之勞。自成大喜，問軍師宋矮子道：「汪箕可遣他去否？」矮子道：「這人家財數十萬，典鋪十間，婢妾頗多，今借言領兵前往，恐是金蟬退殼之計。」自成醒悟，教發偽刑官處，追贓十萬，夾了三夾棍，上腦箍一箍，箕熬痛不過，飲水三碗而死。賊黨自破城以來，殺掠姦淫，日甚一日，人民大恨。一日象房中群象，聲如泣哭，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昏地暗，災異重重。只因這番有分教：

從逆之徒，一紙章封割切；

敗名之士，數言對答支離。

後來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